



## 以造史之名 In the Name of History

□专栏/高千惠 Gao Qianhui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History", works must be recorded by exhibitions and market before recognized by the public. Entering art history means being popularized, becoming materials for future education and appreciation. And thus it's the most ideal position artists and their works wish to occupy. It's a common phenomenon to "create history" in cultural process, but to forbid discussion is quite unusual.*

以造史之名，历史的生产线背后，是不同权势者瘫痪真实的梦工厂。当代“艺术史”这个生产机制，已变成需要展览和市场的记录，才能有公共性的认可证书的时候。进入艺术史，因为变成教育或品味的材料，就有更普及化的机会，因此，这条路是艺术家和其作品的最理想归处，就是生前来不及确认，也愿意幻想百年后能卷土重现。对“造史”的渴求，实是文化生态里的常态，但若变成“不可说”或“圈内禁忌”，那就有非常态之处，更可能是愈来愈真实。

进入历史就是权威的达阵，这个信仰，使历史制造或历史改写的工作得以前仆后继地进行。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有一个机构部门称为“真理部”。其间，男主角温士顿是“真理部”的文书，他的工作便是属于“剪刀”与“浆糊”的历史制造工作。《1984》整部书谈的是权力，书中有一句名言：“谁控制过去，就能控制未来；而谁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也就是说，谁能操控现在，就能用改写的方式操控过去，也可以用制定的方式规划未来。《1984》背后的镜照现实是，“改写历史”或“制造历史”是正义与

虚伪的混合行动，与所谓的“还诸历史真象”有很大的模糊空间。

政治历史之外，还有一种个人历史的制造工作，那就是“回忆录”与写给大众还兼赚版税的“私人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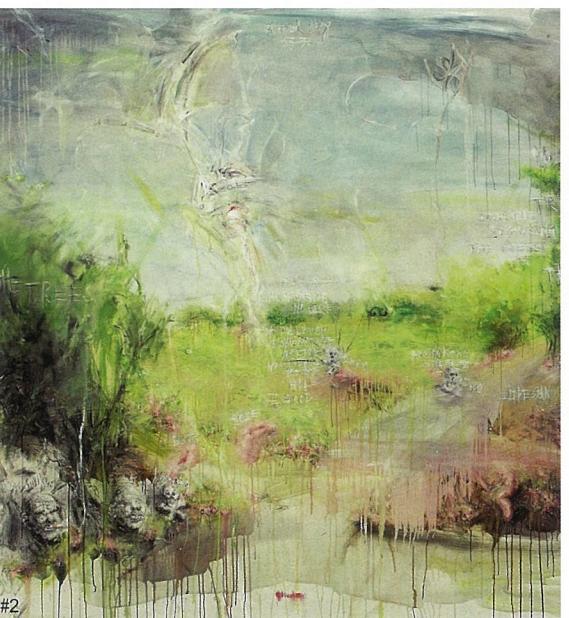
“回忆录”与涉及他人历史形象的“私人日记”，利用群众的偷窥习性，以渗透的方式建立印象派(impressionism)与材质派(materialism)的历史档案，配以无责贷的口耳传播力量，为自己打造“现场见证”上的言论权威，其“真实性”自然更加可议。还有一些“前传”性质的自我告白，或是为人消脂塑身，那更是“剪刀”与“浆糊”之外，还需要“除臭剂”与“漂白剂”了。

更低一层的做法，是藉个人与某些历史性人物交往的深浅经验，把自己安插进历史现场，自抬身价。上焉者出书加强编造，下焉者努力提供合照图片作为历史镜头的见证。这种作法很普遍，我们在许多餐馆墙壁上都看过这种证据使用法。店老板喜欢挂上名人来访的人物合照，好像人一有了点名气，其肠胃就比小老百姓不会涨气，连饮食食品也高人一等了。然而，有本事附权附名附金，不是有些姿色，也都还有些拿笔的能力，就是餐馆大厨，自然更要有斧刀之功夫，才能不辱名门将相之腹。因此，这种“历史现场”的见证，倒也正常，算是为社会提供大众“消费性”史料。

在制造历史方面，当代艺术界也不落人后。为了表彰艺术家的自我营销能力，绝对不比政客、演艺圈、餐馆老板们差，艺术界的自我历史登录法自然不容被忽视。活在当代，目击“艺术史”的制造过程，可以看到艺术领域的“历史”意义，其实是无关乎真相，而只是一种权势角力。艺术市场炒作常是被批评的对象，但在商言商，清楚摆明是经济效益。另一种人事串连炒作，却具有迂回矫作的“艺术性”和“政治性”。有一段时期，流行一种展览模式。等不及出土的艺术家，自我出土的方式之一，就是变成为大家服务的策展人，举办个主题不明，群星云集的“跨时空联展”。这份“跨时空联展”的名单好比菜单，五花八门中大有名堂。常见的菜色大致如下：“京都肉排”、“时菜金银柳”、“干烧咕咾肉”、“当红炸子鸡”、“鸳鸯炒饭”、“八珍豆腐煲”，然后自己就当个“白灼中虾”，“蒜”在里头了。

“京都肉排”很重要。有些区域办展是依赖官方资源。这类DIY的艺术家，经常是身份不明，官方原也不太注意，但偏偏这份“京都肉排”的成份不能不买单。这里有某位顶头的阿叔、阿婶、亲家好友，生死至交，师生子孙辈的芳姓大名。能删吗？不但不能删，还得多多照料，经费上网开一面，闭只眼便通关。

“时菜金银柳”虽然是素烩，但不可不列。民间赞助很重要，尤其在讲究回收的社会，怎么让出钱的大爷大妈们出手快乐，还力捧到底，那就得照顾一下出钱单位的“感觉”。嘴巴要甜，手段要软，还要有实惠的回馈，例如，给亲属里的老小一些共襄盛举的小小机会。既曰“时菜”，自然是随市价而可调整的临时现象，可热炒，也可当掠拌。只要广告一买，媒体敢“青菜”地冷处理了吗？



“干烧咕咾肉”咬不动，却不能不来一客。艺术界的前辈大老，不仅政商关系通达，还是地方艺术界的把关神，顾问评审一把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有“地方大师级”的老人家助阵，“历史性”绝对没问题，甚至，还可以用来制止批评之声。“当红炸子鸡”是一道想象的菜，真正的情况是“半红炸子鸡”。进入半红阶段，最易借来回锅一炸。需明白，若真正当红了，哪有时间上这种半生不熟老少咸宜的场子。有了“半红炸子鸡”，可以表示这个展很当代，有投资性的眼光。谁敢说这展览内容有问题？“半红炸子鸡”就是一个好处，他们不怕回锅，只要有热身的机会，可以满场飞，一鸡三吃，就是变成香酥排骨鸡也无妨。端上“半红炸子鸡”，自是开放的保证，表示此展已前进到有前瞻性的“当代性”新历史阶段。

“鸳鸯炒饭”是两性公平的象征姿态。办展要广结善缘，莫落人口实。清一色男生，会变成依附男权。清一色女生，变成搞女性运动。男多女少，变成保障名额。女多男少，变成插花演出。两边人马平均，活像在玩对对碰。“鸳鸯炒饭”就对了，通通是白米饭来的，材料拌在一起，但看起来是一边一色，挺均匀的。不能说是男女分列，而是阴阳有别。阳刚中带阴柔，阴柔中夹阳刚，统统可以合理成立。

#1 Maurizio Cattelan | 丙烯  
#2 无烟 | 综合材料 刘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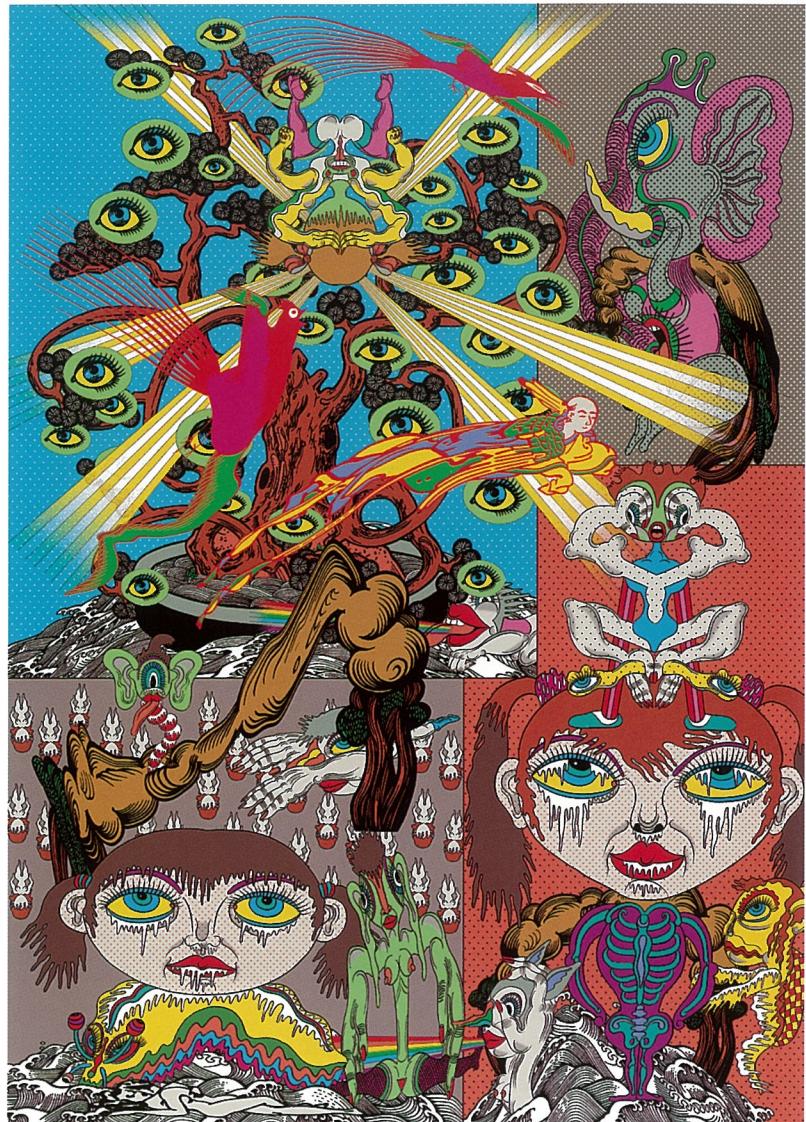
# Mini World of Luo Zhenhong

## 罗振鸿的小世界

27.6.08 - 5.8.08

Curator: Victoria Lu Rongzhi

策展人：陆蓉之



炫目的弧线 丙烯 田名网敬一

“八珍豆腐煲”的学问可大了，表面是清清淡淡，佐料可是细细琐琐，所有微妙的过去、现在、未来之人际关系，都勾欠在里头。有过去情谊的，此刻正好有福共享；有现在互惠性的，别忘了来日提拔；有未来效益性的，咱美丽的山河就在山的那一头。我在长江头，君在长江尾，千万别忘了咱慢锅炖出来的八珍情豆腐水。“八珍豆腐煲”在后续相互支持、力挺的活动中最具谱系学的架构。有耐心者，或可以在日后按图索骥，寻出历史关系结构图。

“白灼中虾”不可能是出自龙虾材料，自然就是那种到处买得到的中型带头虾，下了水，会弯成不起眼的粉红色弓型状。坦白说，原味应算甘美，但不“蒜一蒜”，就成不了台面重点菜。这“白灼中虾”经常是要大盘上场，才能显得份量也不差。此类型艺术家，哈腰点头，捻断虾须，如此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辛辛苦苦为人作嫁，目的就是要把自己撑起来，置入历史的队伍里，不仅丰富了自己的展览履历，也建立了自己的新等级。坦白说，展览画册一打开，知情者不能讲，不知情者以为多了一颗沧海遗珠。通人情世故的，只好随他去。天下展览这么多，不多这个也不少那个。

这桌菜上来，老少皆宜，价位一下子全都拉近了。这么不同世代、类型、风格的南北合，自然最具地方“通俗的代表性”。只要有文字、有图证、有展览

事实、有官方支持、有民间赞助、有媒体报导、有现场剪贴或甚至有回馈性的收藏，自然已具“历史证书”的拼贴条件。而这制造程序，政治、经济、公关、时势、历史全都运用上了。这种粗糙而明显的展览模式，在成熟艺术社会将愈来愈少见，原因不是没有了，而是制造得更让人看不到。

造史是一时性、人为性的。时间总是最大的评鉴者。艺术作品之所以能成为历史的一种表征，在于那一个物质性的载体里，不仅盛装时间、空间和人物，也留下了年代的美学研究。即便是前卫一时或摩登一隅的年代作品，在逐渐远离现场情绪之后，最终都会进入理性的历史和美学领域。然而，究竟是什么，使“当代”艺术“史”这个奇怪的名词，变得如此吸引人，如此要在活着的时候就确认？或许是，除了当下，愈来愈多的艺术家对看不见的未来已失去了信心。■

Behind history is the product line of a “dream factory”, which is run by people in power.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History”, works must be recorded by exhibitions and market before recognized by the public. Entering art history means being popularized, becoming materials for future education and appreciation. And thus it's the most ideal position artists and their works wish to occupy. It's a common phenomenon to “create history” in cultural process, but to forbid discussion is quite unusual.

The contemporary art circle hasn't at all lagged behind in creating history. The marketing ability of artists is no worse than that of politicians, brokers, restaurant owners, etc. Watching the creation of “Art History”, we can se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art circle,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ruth.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s power. The circus in art market is usually the target for criticism, but it may be justified by the nature of market. Some other speculations, however, are hypocritically related with art and politics.

